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鳥獸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劉芳毛詩義證曰：形白雜毛曰駮。形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祕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馱音伏，馬名。趨迅而

已，傳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旆，冰原嘶代駮。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騤。毛萇曰：騤，壯貌。趨與騤同，並綺嬌切。實有騰光

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爲聖德而生。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五方

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祕寶盈於

玉府，文駟列乎華廡。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廡。乃有乘輿赭

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皐。

潘安仁夏侯湛諫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

曰：皐，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恣於馬者，響策制之。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

穀梁傳曰：馬齒加長

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

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歲老氣殫，

斃于內棧。

說文曰：殫，盡也。棧，櫪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卑而著之外卑。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皐棧。司馬彪曰：棧若櫪牀，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一載，盛烈光乎重葉。

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武義粵

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

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

接。

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

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皐。

春秋命歷序曰：帝軒受圖，維授歷。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皐。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

后唐膺籙，赤文候日。

后唐，謂堯也。膺籙，已見東京賦。赤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漢道亨而天驥呈才，

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

魏德楙而澤馬効質。

說文曰：楙，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丁阜。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

出。

公孫弘贊曰：異人間出。并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

扶護警蹕。

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精曜協從，靈物咸秩。

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駘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賁。

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有遠行者必以賁。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賁。蒼頡

篇曰：賁，財貨也。說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

摠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也。周禮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牣，喻多也。如淳曰：牣，滿也。

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驂。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

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壁似月。

異體峯生，殊相逸發。峯生，若山也。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擢。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覆踐。

超摠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擢。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覆踐。

簡偉塞門，獻狀絳闕。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傳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荊、越，四地名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農。君舉必書。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蓐擾，轂騎焯焯。杜篤迎賦：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漢書：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具服金組，兼飾丹腹。金組，二甲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腹，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腹，黝屬。寶鉸鏘鏘，鏘鏘霞布。銑，裝飾也。章，采文也。袁宏耐宴賦曰：朱帷赫以霞布。

進迫遮迺，却屬輦輅。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灼曰：迺，遮也。說文曰：欵，有所吹起也。傳玄乘輿古列字。

欵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薛綜西京賦注曰：欵，忽也。說文曰：欵，有所吹起也。傳玄乘輿古列字。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迺濩略綏綏。張景陽

七命曰：蚪踊螭。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

登。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王于興言，闡肆威稜。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

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七舉曰：鴻臺百層，千雲參差。料武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

賦曰：參武藝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流藻周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飾齊明。和鈴，已見上。睨影高鳴，將超

中折。相馬經曰：馬有眇影而視者。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羣士放逐，馳乎沙場。曹毗馬射賦曰：脩埒坦其平舒。別輩越羣，絢練

夔絕。絢練，疾貌也。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

也。應瑒馳射賦曰：澹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

故玄蹄電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膺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膺門沫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背回唐。東都主人曰：馬跪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

或作頽，音悔。踠迹回唐，畜怒未洩。背回唐。東都主人曰：馬跪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

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

屬，連也。踠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踠，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眷西極而驤

首，望朔雲而蹠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棊賦曰：良馬蹠足，輕車結輪。將

使紫燕駢衡，綠虵衛轂。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纖驪

接趾，秀騏齊予。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逢驪。毛萇詩傳曰：騏，綦文也，音其。驪，京媚切。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

嶽。史記曰：造父取驪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觸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跨中州之

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躅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般

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肆，敢也。

左氏曰：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爲國取悔。左氏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

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

○孔叢子

曰：孔子歌曰：喟然回處，題彼泰山。稽康贈秀才詩曰：息徒
 蘭圃。王逸荔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鑒武穆，憲文光。**
 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漢書：武

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

振民隱，脩國

章○
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

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跖衡○
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

發也，鼂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鼂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踣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

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滎陽，有鳥鳴軛，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軛，彎弓射，洞胃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踣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慎乎所

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倏忽。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

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馬亦在御而已。應劭曰：夫泛駕之處以濯龍之輿，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廐馬二百匹。鄭玄尚書注曰：輿，內也。

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棨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

○ 鷦鷯賦曰：屈猛志以服養。稽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

加弊帷，收

仆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
 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誡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駟駿，充階街。

今○說文曰：駟，壯也。言駟駿之馬，充於階衛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王逸楚詞注曰：駟駿，馬名也。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

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爲馬。漢書曰：漢中星爲天

駟。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似靈
蚪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

雄志倜儻，精權奇兮。

漢書：天馬歌曰：志倜儻，精
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旣剛且淑，

服鞶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詞曰：余雖好脩姱以鞶羈兮。王逸曰：鞶在口曰鞶，絡在頭曰羈。

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與陳琳書

曰：驥駉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今曰：今皇帝損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漢書：踈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

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

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污。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

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

洪腴纖趾則能行。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

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

揚音。

蓬壺、崑閬見上。市日域以迴驚，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

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

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齡千歲，故云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

凝紫而烟華。

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員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婷。

吭，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王氏楚詞注曰：婷，

好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

閔鴻羽扇賦曰：同嫩素於凝霜。江迥扇賦曰：瓊澤冰鱗。瓊，亦玉也。朝戲於芝田，夕飲

乎瑤池。

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于瑤池之上。

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

新序

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

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

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

人寰，已見魏都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

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詞曰：惆悵而私自憐。於是窮陰殺節，

急景凋年。

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為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

涼沙振野，箕風動天。

易卦通驗曰：箕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

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緯曰：箕風飄，石折樹。

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

海賦曰：羣山既略。既而

氛昏夜歇，景物澄廓。

廣雅曰：廓，空也。

星翻漢迴，曉月將落。

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感寒雞之早

晨，憐霜鴈之違漠。

漠，已見雪賦。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

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

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唉，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始連軒

以鳳蹕，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躑躅徘徊，振迅騰摧。

或飛騰，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綱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

言或離而別赴，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颯沓，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

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

步。會，四會之道。岐，歧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睐分

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睐，視也。長揚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相凌而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傳玄乘與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洊，仍也。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

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

魂，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濟，而龍與神女賦曰：頽薄怒而自持。仰天居

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巾拂兩停，丸劍雙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

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跳丸劍之揮霍。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爲君門，白壁爲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

阿，已見上。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少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

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爲山，石爲櫛，金鼎玉盃，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

萬里。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

氏中

葉之炳靈。

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孔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飄飄風

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

曹大家曰：飄，飄飄也。南風曰飄風。朔，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爲雄桀，揚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

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

京師也。成帝之初，班況女爲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邁愍以行謠。

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

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

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

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爲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爲美。

懿前列之純淑兮，窮與達

其必濟。

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

蒙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

曹大家曰：蒙，童蒙也。眇，微也。圯，毀也。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

豈余身之足殉

兮，違世業之可懷。

項岱曰：殉，營也。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悵。靖潛處以永思兮，

經日月而彌遠。

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拾，巨業切。

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

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爲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

夢登山而迴眺兮，覲幽人之髣髴。

項岱曰：覲，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

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

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叻，味，又音忽。昕寤而仰思兮，

心矇矇猶未察。

曹大家曰：叻，昕，晨旦明也。言已旦仰思此夢，心中矇矇，未知其吉凶。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

應劭曰：應

黃，黃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胃臆爲對也。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還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還，遇也。

言已緣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葛縣縣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蓋

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祗，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既訊爾以吉

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爲吉象，深谷爲明戒也。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

再。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倏，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月倏忽，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

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邐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

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迕而後拔兮，雖群黎之所禦。曹大家曰：迕，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雖有焚廬填

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糧，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爲迕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昔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爲寇而喪

予。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

后而成己。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卻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

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

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偏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

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爲什侯。什音十。又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

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爲臣不忠。遂斬之。栗取弔于道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爲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

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爲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曹

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爲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變化不可測。鶡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脩爆

而內逼。

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爆，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

病攻其內。聿中鰥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

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

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孔子爲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安惛惛而不葩兮，卒隕身

乎世禍。

曹大家曰：惛惛，亂貌。葩，避也。言子路不避惛惛之亂，終隕身於世之禍也。

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

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

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固行行朗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

應

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無義而無義爲盜。

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

茂。

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夭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

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

云已。

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陷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

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爲罔兩，司馬彪爲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

黎淳耀于高辛兮，芊彊大於南汜。

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

子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芊，楚姓。汜，涯也。

嬴取

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

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爲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

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東鄰虐而殲仁

兮，王合位乎三五。

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

戎女烈而喪

孝兮，伯徂歸於龍虎。

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

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讚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

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

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緡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熬**仕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為龍，鱗蟲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熬，鱗之長。熬，沐也。曹大

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熬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熬流于庭，化為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

姁。幽王廢申后，立褒姁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異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

軫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道脩長而世短兮，夙冥默而不周。**曹

家曰：夙，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徵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諷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

仍，因也。諷，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契龜。**應劭曰：嬀，陳姓也。巢，居也。

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廣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

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

銘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為政，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稠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理之，靈之為靈久矣夫。**妣聆**

呱而効石兮，許相理而鞫條。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為効。項岱曰：舉罪曰効。漢書曰：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為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鞫，告也。**道**

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

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原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

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徵兆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項岱曰：幹，轉也。

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

應劭曰：晉大夫樂書，書子驥，驥

子盈。書賢而覆驥，驥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驥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樂驥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驥之惡實彰，將於是在乎。後

晉果滅樂氏。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

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哈。

周賈盪

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

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爲法，潰亂於善惡，遂爲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爲徭役，死爲休息。

賈誼曰：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

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

乎？衣以文繡，食以菽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

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

以義斷之，不可以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

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可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可去也。

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

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輶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

爲內。晉灼曰：與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

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爲善，伯夷以高逝爲賢，言去留適等也。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

段，木

千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荊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千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帛也。繭，古典切。

抵竹。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

漢書曰：項羽圍漢榮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

遲切。紀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

道。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

榮。

曹大家曰：侯，候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謀而相

訓。曹大家曰：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謀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爲順。謨先聖之大猷兮，亦

鄰德而助信。

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道，亦當爲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

鄰德而助信。

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虞韶美而

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

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賔祚于

異代。

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

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

氣而入微。

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

養流睇而援號兮，李虎發而石開。

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

非精誠其焉

通兮，苟無實其孰信？

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

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

項岱曰：應劭曰：吳，太昊

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

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

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曰：釋智遺形。

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

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

訊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

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造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

復心弘道，惟聖賢兮。

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物，流不處兮。

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

保身遺名，民之表兮。

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

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

舍生取誼，以道用兮。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應劭曰：舍，置也。

憂傷

夭物，忝莫痛兮。

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夭於物，憂辱傷生，耻辱不過於是。

皓爾太素，曷渝色兮。

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為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

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